



唯你
念念不忘

刘月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唯你，
念念不忘

刘月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你, 念念不忘 / 刘月轩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90-2602-8

I. ①唯…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484 号

唯你, 念念不忘

作 者: 刘月轩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飞鸟设计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602-8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引 子	001
<i>Chapter 1</i> 那一年	016
<i>Chapter 2</i> 叫不出口的“爸爸”	023
<i>Chapter 3</i> 难忘旧时光	031
<i>Chapter 4</i> 海沙湾	037
<i>Chapter 5</i> 无可奈何	043
<i>Chapter 6</i> 他失约了	049
<i>Chapter 7</i> 美好的开始	055
<i>Chapter 8</i> 是对还是错	061
<i>Chapter 9</i> 第二百一十六封信	068
<i>Chapter 10</i> 在梦中	074
<i>Chapter 11</i> 爱与不爱	080
<i>Chapter 12</i> 权宜之计	087

Chapter 13	沙坪镇	093
Chapter 14	小镇不宁静	100
Chapter 15	无奈的过错	107
Chapter 16	是意外还是天意	113
Chapter 17	任性的代价	121
Chapter 18	愿做你的小新娘	127
Chapter 19	生活的艰苦	133
Chapter 20	订婚宴上	139
Chapter 21	身世之谜	146
Chapter 22	离家出走	152
Chapter 23	感情的事由不得谁做主	159
Chapter 24	相依为命	166
Chapter 25	大火之灾	172

Chapter 26	致命打击	178
Chapter 27	心里装着就够了	185
Chapter 28	婚期将近	191
Chapter 29	另一个洛小沫	197
Chapter 30	生命之脆弱	204
Chapter 31	又遇意外	210
Chapter 32	他们之间的距离	218
Chapter 33	终于看到了她	226
Chapter 34	冬天的颜色	233
Chapter 35	爱是执着	239
Chapter 36	一等就是十八年	246
Chapter 37	爱的奇迹	252
Chapter 38	生命的希望	258

<i>Chapter</i> 39	故人相见	264
<i>Chapter</i> 40	他要结婚了	271
<i>Chapter</i> 41	父子相见	278
<i>Chapter</i> 42	放弃生命	285
<i>Chapter</i> 43	推迟婚期	292
<i>Chapter</i> 44	最后的婚礼	299
<i>Chapter</i> 45	此生莫忘	305
	尾 声	313
	后 记	319

引子

闹铃突然响起，在只有十平方米的房间，显得格外刺耳。小沫倏地睁开双眼，从床上弹起来。今天是报到的第一天，万万不能迟到，那个在别人口中极品到奇葩的护士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迟到，小沫可不想触霉头。

小沫冲出房门，直奔卫生间。此时，房东大婶正等在卫生间门外，看见她，撇撇嘴小声嘀咕：“海叔昨晚吃坏肚子了，已经进去十多分钟了。”

小沫拍了拍脑门，天啊，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再耗下去，迟到是太有可能了。

小沫无奈地扫了一眼这困窘的环境，她曾多次和母亲提议尽快搬离这里，可母亲总是笑笑说：“等你工作稳定了再说吧！”

自打和母亲从美国回来后，她们就一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排队上厕所，排队冲凉，排队做饭，稍微晚一点，有可能晚饭要当成宵夜来吃。这些都可以容忍，要命的是这里的隔音条件太差，深更

半夜，总有些不堪入耳的声音传来，扰得她几乎抓狂。母亲总是用棉花球塞住她的耳朵，笑笑说：“再忍忍，以后会好的。”

以后是多久？这样的生活，小沫已经厌烦至极了，可每当看到母亲辛劳一天，拿着微薄的收入，她实在不敢奢求太多。为了给她看病，母亲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若不是遇上贵人，她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初医生宣布她的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时，她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如今，她奇迹般地痊愈，再没有比活着更可贵了。

简单地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又从衣柜里拿出母亲精心缝制的一件连衣裙，这样素净淡雅的装扮，看上去勉强过得去。她们没有多余的钱买像样点的衣服，母亲为难地挤出一丝苦笑说：“上班穿护士服，这件衣服上下班穿也不寒酸。”

已经很好了，不是吗？她是南桥医院唯一录用的夜大毕业生，这份恩赐简直比任何艳丽的服装，舒适的环境更加珍贵，她努力了这么多年，就是等着有朝一日凭着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她和妈妈的生活。如今，离她的这份期许越来越近，眼下的一切困顿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楼下的自行车棚取了自行车，小沫习惯性地检查一下车子有无破损，这辆自行车，是家里最昂贵的物件，除了去夜大读书是骑车去之外，其他任何时间，她都舍不得骑，生怕磕坏或碰坏。

骑自行车去南桥医院，小沫早已轻车熟路。这些年，她不知已在这条路上往来多少次了。每当站在南桥立交桥上，望向对面的南桥医院，小沫内心深处便燃烧起渴望与向往的火焰，只因记忆深处，那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南桥医院光荣榜的宣传栏里，就连宣传栏里那个人的

照片，她都不知偷偷看了多少遍。如今，他的形象几乎完美得无可挑剔，硬朗的面部轮廓，挺直的鼻梁，薄厚相宜的嘴唇，尤其那双眼镜后面深黑而泛着幽蓝的眼眸，即使在相片中都透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小沫看了一眼，便再也放心不下。

每每想到那个人的样子，小沫的内心便会涌起各种难以言说的滋味。这么多年，她一直忘不掉，也没打算忘掉。当年，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可世间的事，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她还能活着，还能生活在他周围，她实在是应该感激上苍对她的眷顾。

她甩甩头，打消所有念想，再不出发，就真的要迟到了。

一路风驰电掣，远远地就能看到南桥医院的住院部大楼。从今以后，她就要在那里工作，成为那个人的同事，一切终究是逃不过的，想见却又害怕相见。

就在小沫胡思乱想之际，前面的自行车突然纷纷左拐弯，待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她的自行车前轮狠狠地撞向前面停靠的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上。借着惯性，她的身子被弹了起来，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后备厢上。

只听一声闷响，小沫便觉得胸口一阵莫名的疼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小沫确信站在面前那位一脸阶级斗争表情的女人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奇葩护士长时，一切都还仿佛在梦境中一般。

“第一天上班，就将自己弄得如此狼狈，你让我很意外。”护士长

冷着脸，目光却飘向刚刚下楼的那个男人的背影。

小沫低下头，看了一眼裙摆处那个破洞，心想：完蛋了，唯一一件还算像样的衣服，竟也难逃悲惨的命运，自己该怎么向母亲交代？

“还愣着干吗？去洗衣间把干净的床单被罩分发到各个病房，这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还在懊恼中的小沫，突然听到护士长下达的任务，紧张地抬起头，用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她。

护士长勾勾嘴角，冷冷地挤出一丝笑意，说：“别以为有人撑腰，我就会心生怜悯，做不好，一样给我滚蛋……”

有人撑腰？刚才扶她上楼，又给她的膝盖贴了创可贴的男人，就是护士长口中那个给她撑腰的人？那不是她日夜想见，却又怕见的人吗？他的手臂的确有力量，他的肌肉的确很结实，他扶她的动作温柔体贴，看她的眼神温暖得像午后阳光，若不是护士长突然出现，她怀疑自己会晕倒在他的怀里。

小沫甜甜地笑起来，居然对护士长的存在视若无睹。护士长简直气炸了，还没有哪个新来的护士对她的惩戒是这等漠视与嘲弄，她恶狠狠地白了一眼小沫，吼道：“你只有十五分钟，若派不完床单被罩，请你，马上滚蛋。”

刚才那有惊无险的一幕，简直是老天给她制造的一场与他相见的美丽意外。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膝盖流了血，她才看到轿车后备厢已经深深凹陷了下去。悲催的早晨，注定要破财消灾。

小沫揉着膝盖蹲在地上，装作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却在心里盘算着该如何逃避自己的责任。

一双锃亮的皮鞋，出现在她眼里。

她眼前忽然暗淡下来，一个身影瞬间笼罩而来，不容她多想，她的身子已经被他抱起，她紧贴着他的胸膛，嗅到了一丝淡淡的香草味道。

“你还好吧！”那人的声音清亮而沉稳，温暖而磁性。小沫贴着他几乎快失去了知觉。

“你受伤了，要不要去看医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就像怜惜一位自己多年的挚友，口吻亲切而温和。

小沫的目光一直停在他脸上，他有很好的肤质，刚刚刮过的胡须透着青色。脸部线条坚硬而柔和，既不刻板又不失温柔。

男子被她盯着，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异性眼中最标致的男人范本，他也早已看惯各种痴迷的眼光，可唯独眼前这个女孩，她的双眸闪动着的光芒是那么令他熟悉，那是久违了的光芒，一眼便将彻底征服。

“对不起，把你的车撞坏了，我会赔偿你的……可是我现在没有钱，等我有钱了一定会尽快还你……我就在前面的医院上班，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小沫仓促地解释着。与其逃避，不如勇敢承认错误，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男子被小沫慌张的样子逗笑了，他看了看司机，说：“我们占了非机动车道，本就是我们的错，你不用道歉，倒是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会比较好。”

他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像命令却叫人听起来如此舒服。

小沫无法拒绝，他那样体贴，那样细心，几乎将她的心揉碎，但

在下一秒，看到严重变形的自行车前轮，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比她膝盖上的伤口更让她锥心刺骨。

男子似乎看懂她忽而悲伤的情绪，从她穿衣打扮上看，她并不富有，且家境一般，如若不然，她不会用珍视生命的热诚来宝贵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如此，男子不由生出了恻隐之情，他朝司机递了递眼神，司机一切明白了。

“让阿阮来负责修理你的自行车，保证和新买来的一模一样。”

小沫感激地望着他，这些年，他一点也不改当年的善良和热情，就连退潮后那些独自慢慢爬行的海蟹，他都不忍心抓来烤着吃。

小沫微怔了一下，眼前的男子显然对她毫无印象，也难怪，她听说他失忆了，他的记忆里还会有她的影像吗？她决定重回海城，为的就是能再看到他，即使他失忆了，她还是爱着他。

小沫攻读完三年夜大医护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南桥医院录用。这是她接近他的最好机会，也是她这些年一直所期望的。她努力了三年，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就算她只能静静地望着他，看他工作，看他穿着洁白的医生服装，她都觉得心满意足了。她不会奢求更多，五年前，离开他的时候，她就知道，他最终要娶另一个女孩。

午后，医院走廊的另一头，邱译靠在栏杆上，身后是一片玻璃背景墙，大片的阳光洒下来，逆着光，看不清任何表情。

小沫远远地看着他，心跳已经失了频率。她多想冲过去，告诉他，我就是小沫，我们在海沙湾举行过婚礼，虽然，那只是他为了圆她的梦，给她的恩赐，可她愿做他的新娘，从小时候就已经有此执念了。

有病人家属走到邱译身边，两人交谈起来，不多久，那位病人家属情绪失控，拉着邱译不肯让他离开。

小沫知道，那位病人家属刚刚失去了妻子，他一直耿耿于怀，怀疑是手术中出现了失误才导致妻子的不幸离世。事实证明，那人的妻子是抢救无效死亡，根本不是医疗事故。

小沫见邱译被纠缠得脱不开身，立刻冲过去，喊了起来：“陆医生，3号房的病人情况不乐观，恐怕……”小沫一副慌乱的样子，连话都说不完整。

邱译看着她，脸色逐渐明朗起来，她并不愚笨，一句话就能帮他甩掉很多纠缠，他打心坎里感激她。

他一把扯过她手里的病历卡，拉着她急切地逃离了现场。

邱译拉着小沫下了楼梯，穿过大堂，到了种植各种绿树的小花园，这里是病人散心和休憩的好地方，此时，大多数病人都在打针，等待医生查房，这里几乎没什么人，安安静静，树影层叠。

邱译停在一棵槐树前，粗壮的树干撑起万千枝叶，投下浓重的影子，阳光斑斑驳驳，撒下点点光影。

一旦周围安静下来，小沫才发觉单独和他在一起，竟会令她有些小紧张。她与他近在咫尺，能听到疾步行走后微颤的喘息声。

“你替我解了围，这一笔，记在账上好了。”他说话时，表情很严肃，小沫压根就分不出是玩笑还是认真。

他盯着她，没得到她的回应，显然，她还没弄清楚具体状况。

他不禁笑了起来，拍了拍她的头，动作自然，宛如一个长辈对晚辈的疼溺，“你并不吃亏，难道你不想尽快把欠我的都还了吗？”

小沫瞪着大眼，他还是和她开了玩笑。她慌慌乱乱，不知如何接他的话。

他显然对她产生了兴趣，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眼中炯炯有神，却带着些揶揄的口气说：“去向护士长要件护士服，你这件裙子未必有护士服好看。”

小沫窘迫地垂下头，这个人说话还真够直接，若不是一大早发生了意外，她也不至于慌乱得连领护士服的时间都没有，他还在这里取笑她，简直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看着她慢慢嘟起的小嘴巴，邱译脸上的笑意又明朗了几分，她身上的孩子气是他认为最动人的。

小沫憋着气，看他还在笑，一句话不说，扭头就走，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记得再去把头发修剪一下，你可是刚毕业的女学生，不是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小沫涨红了脸，差点流出了眼泪，却不想跟他争执，唯有逃离，才不会尴尬到死。

中午休息过后，同事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她早已把护士站的卫生打扫得一尘不染，年岁长点儿的护士视这些为理所当然，她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和她一起的那位护士倒还算客气，帮小沫接了杯水，放在她的面前，小声说：“习惯就好，这所医院什么都讲究资历，我们才刚刚开始工作。”

小沫不再说话，她只是特招的护士，若想留在这所医院，她显然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

不多时，那个叫夏洁依的护士上了楼，经过护士台，小沫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一眼，她的长发柔滑细腻，贴在脸颊，遮挡了轮廓，眉眼处揉着一丝哀怨，像极了一位自深宅大院走出来的寂寞女子。

洁依从小沫身边走过，一丝一毫不带声响。从这个角度看，窗外的光映照着洁依的侧脸，肤质白皙剔透，让人不敢多看一眼，怕多看一眼就要融掉。小沫暗自惊叹，竟有如此纤细温婉的女子，不是在画片上，而是真真切切就在眼前。

夏洁依不经意地看了小沫一眼，随即，便悄无声息地走过。小沫看着她的背影居然有些气愤，她眼神漫不经心，却蕴含着叫人避之不及的阴冷，好像她的存在在她眼中是如此的多余和不合时宜。

这期间，护士长来过一次，看着小沫勤快忙碌的样子，略微满意地点点头，临走说了一句：“把所有的病历输入电脑，下班前，必须完成。”

看着那一摞病历，小沫就觉得头疼。旁边的护士告诉她，这些工作原本是夏洁依负责的，现在人家要去国外，这些工作自然要转交给别人。

夏洁依，那个她一直想见却没有机会见一面的女子，今天终于见上了一面。她的确比她精致，比她细腻，比她漂亮，是任何男人都想要保护和怜爱的女子。难怪他要娶她，像她这样的美人才能够配得起像邱译那样优秀的男子。

小沫有些晃神，抱起那摞病历正要转身，突然，眼前直直地站着一个人，她有些惊吓，怀里的病历差点散落。

那人是夏洁依，一脸漠然地看着惊慌失措的小沫，连句应有的抱

歉都没说，只淡淡地问了一句：“新来的？”

小沫手忙脚乱地整理好没有散落的病历，听她这样问，抬头看她。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护士服，这身毫无亮眼的护士服穿在她身上，竟显得高贵了许多。

小沫匆匆忙忙点头，竟对她一句无心的问答感到受宠若惊。

洁依没有继续谈话的意思，准备离开，不料，小沫挡住她的路，正抱着病历对她傻笑。

“你有事？”她的问答里充满了警惕和拒人千里的冰冷。

小沫赶紧摇头：“我叫洛小沫，新来的护士。”

洁依的眼光忽然闪动了一下，随即，唇角便扯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洁依只是微微一笑，除了对她的名字好奇之外，她不想了解更多，对任何人她都抱着淡然的态度，只因看惯了人情冷暖。

夏洁依把一切工作交接完毕，明天她就要飞去美国，离开这个她生无可恋的地方。

邱译已经记不起她是谁，她一心一意地在他身边守了五年，仍旧不能换回他的记忆，更没办法让他重新爱上自己。也许他们真的有缘无分，她以为长相守，便会长相依，事实证明，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那个新来的洛小沫，五年前她见过一次，她知道，邱译一直念念不忘的人还是回来了，这里，她还有留下的必要吗？尽管她从未问过邱译，但她知道，邱译的心一直在等待着洛小沫。

邱译出现在夏洁依的面前，他什么都没说，拉起她的手就走。